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「國之重器」看古今

「國之重器」，古代指三足鼎立的青銅炊具——鼎。相傳夏朝開國聖君夏禹鑄造九鼎，代表九州——豫州、冀州、兗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揚州、荊州、雍州、梁州，夏、商、周三朝均以九鼎為傳國重器，象徵政權穩固、春秋鼎盛。

《左傳》有個典故「問鼎中原」。中原指黃河中下游一帶，象徵中華領土。公元前六世紀，楚莊王想取代周朝，借朝拜天子之機打探九鼎重量，周大夫王孫滿說「治天下在德不在鼎」。楚莊王道：「我們楚國有的是銅，只需銷毀些戈戟就足夠鑄成九鼎！」王孫滿曰：「當初夏禹因為有德，才被天下諸侯擁戴，鑄成九鼎。後夏桀昏庸鼎轉給了商；商紂暴虐，鼎又轉給了周。君王有德，鼎再小也難轉移；君王無德，鼎再大也能輕易易主。我周朝天下穩固，鼎的輕重不能隨便問的！」莊王只好悻悻而返，人們就稱奪取政權為「問鼎中原」。後楚莊王勵精圖治強化軍力、振興經濟，很快躋身「春秋五霸」，「並國二十六，開地三千里」，飲馬黃河稱雄中原。

古代另一「國之重器」是玉璽，也稱國璽。《史記》載，秦始皇製國璽，方圓四寸，上紐交五龍，上刻李斯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篆文。自秦以降，玉璽作為「國之重器」被歷代帝王沿襲1,500多年，歷經魏、西晉、前趙、冉魏、東晉、宋、南齊、梁、北齊、後周、隋、唐，至唐末難覓蹤影了。歷代豪強無不以尋找、爭得玉璽而大興兵戈。史家對玉璽失蹤之謎解釋有三：一是唐末代皇帝李從珂自焚時玉璽丟失；二曰946年後晉出帝石重貴被遼太宗抓獲時失蹤。三說元順帝時尚有玉璽記錄，後不知去向。難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有三件憾事，第一便是「少傳國之璽！」

滄海桑田、世代更迭，如今玉璽去向早已不重要，「國之重器」也今非昔比天翻地覆！而鼎，作為中華文化一種吉祥載體，在國人心中地位猶存。如今不少地方仍可見鼎。我拜謁過陝西黃陵縣中華始祖軒轅黃帝陵寢——黃帝陵，軒轅廟裡就有一尊「中華九九世紀寶鼎」，又稱「黃帝鼎」。鼎身碩大，貼金嵌玉鑄有九條金龍，騰雲駕霧、虎虎生風，寓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。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、出自陝西岐山的稀世瑰寶——西周毛公鼎，銘文長500字，為鎮院之寶；1995年聯合國50周年華誕時中國政府贈送一尊重1.5噸、高2.6米青銅「世紀寶鼎」，古樸大氣，底座鑄56條夔龍，象徵中華民族為龍的傳人。此鼎放在聯合國大廈北花園草坪，成為聯

合國一景。2007年，國家博物館和中國收藏家協會限量精鑄了1997尊「香港回歸十周年紀念寶鼎」，外觀如毛公鼎，端莊華貴。每尊18.5cm高、由1,810克純銀鑄造，鼎腹為港島維港景象和長城圖案，象徵港島與祖國血脈相連；上鑲56顆天然紅寶石，表示56個民族大團結；兩面鑲嵌的紫荊花為純度99.9%的10克黃金；鼎底鑄「福」字，寓意香港繁榮人民安康。底座為新疆和田玉，鑄刻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字樣。

如今鼎的涵義早已超越「國之重器」本意，變成最能體現國家實力的「中國智造」了！孫子兵法開篇曰「兵者，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……」我們今天的「國之重器」首先體現在科技發達、國防建設和促進世界和平上。

就從去年下半年說起吧——2016年7月，舉世矚目的國產翔龍戰略無人機批量投產；8月，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「墨子號」發射成功；9月，驚艷全球的「超級天眼」——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在貴州平塘勝利落成；10月，神舟十一號飛船與天宮二號自動交會對接成功；11月，長征五號系列運載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首飛告捷……

今年「大國重器」更是佳訊頻傳：2017年2月13日，世上最大水陸兩用飛機蛟龍-600（AG600）試車成功；3月底，國產殲-20四代機列裝部隊；5月3日，全球首台10 比特光子計算機亮相上海；5月5日，又一款國產大飛機C919震撼首飛；5月23日，「蛟龍」號載人潛水器在世界最深馬里亞納海溝成功下潛4,811米；6月28日，新型055型導彈驅逐艦正式下水；「八一」前夕，殲20、殲10C、殲16戰鬥機和東風31AG洲際彈道導彈、東風16改常規彈道導彈在朱日和閱兵場驚艷亮相；9月3日，金磚國家元首廈門會晤時傳來平潭海峽公鐵兩用大橋最新捷報；至9月30日，中國高鐵累計載客70億人次、運營里程達2.2萬公里，佔全球65%；10月12日，長征二號丙火箭在西昌衛星中心「一箭三星」發射成功；10月13日，港澳大橋海底沉管隧道滙青路面鋪裝啟動，大橋通車在即；10月23日，中國首台潛艇永磁電機試驗圓滿成功……

從墨子、悟空、天眼到殲20、國產航母、大飛機……這一連串「圓滿成功」既是綜合國力的體現，也是中華崛起的見證！猶記得2014年珠



■贈給聯合國的「世紀寶鼎」。

作者提供

海航展「大飛機之夜」晚會上，74歲的大飛機總設計師程不時先生用小提琴演奏《天鵝之死》的哀怨旋律曾打動無數觀眾，程總動容地說：「我們過去買飛機的錢，用百元大鈔堆起來比上海金茂大廈還高！現在國產大飛機終於起飛，沒有『國之重器』何談中國夢啊！」程先生心中的「國之重器」，就是震驚世界的中國創造，就是向全球頂尖科技衝刺和超越，就是攀登更先進、更精妙、更具想像力、更高附加值的民族自信啊！

君可知，「大國重器」掀起的衝擊波已被全球朋友圈霸屏。這些成就來自改革開放40年全國無數地區、無數單位、無數追夢者的共同托舉，多少科學家、工程師和「大國工匠」付出無數夜以繼日臥薪嘗膽默默無聞的堅守與辛勞啊！每一頁圖紙、每一顆鉚釘、每一根電纜都是鮮血、汗水乃至生命換來，當掌聲和鮮花飛來，人們眼眶卻閃爍難言的熱淚！

10月19日，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主任孟祥飛走進人民大會堂「黨代表通道」，圍繞『天河一號』超級計算機暢談他對「大國重器」的理解：「我們的『天河一號』百萬億次超級計算機計算1小時，相當於全國13億人同時算上340年！這個『超級大腦』每天在線任務1,400項、已完成近萬個計算任務。正在研製的『天河』新一代百億億次計算機運算速度更是『天河一號』200倍，它將為創建高爐大數據、數字礦山和智慧城市、現代醫療、創新型國家展現更大空間，這就是我們的『大國重器』！」

「大國重器」代表中華國威、軍威和國家形象，它離不開政通人和經濟騰飛，也離不開法制的健全，誠如習近平談依法治國時所說「法律也是治國之重器！」更離不開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發展，沒有文化自信這個孵化器，絕難誕生「大國重器」！正是——

航母天眼殲-20

大國重器全球驚

神州跨入新時代

民族自信巨龍騰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市井神仙敗國

書齋翻出一冊《廣東戒煙新小說》第三期，丁未年九月二十五日印行，標明再版，可見甚為暢銷。丁未年即一九零七年，時距滿清滅朝僅三年，而鴉片未滅，國已支離成「病夫」之邦，戒煙小說之興行，鼓吹強身，自是大有銷路。

據云《廣東戒煙新小說》的出版商為「朱英蘭捷法戒煙丸」。這「戒煙丸」雜誌後頁有告白云：「本號所製之捷法戒煙丸，經呈繳巡警總局化驗，並無嗎啡攪入，已批准售賣。自廣東戒煙總會開幕以至今日，所派送丸藥，以本號之捷法戒煙丸為最佔多數。……求諸戒煙者之輿論，亦僉以本號之丸為最見效。」

所說是否自吹自擂，難以求證；但由雜誌之暢銷，戒煙當局之樂於派送，可見該丸亦見成效。當年國民受鴉片之毒害，告白指出：「每患面熱、骨痛、口渴、煩燥、作寒、作熱、難睡、遺精、腹痛，便瀉等症。若服本堂藥丸，即除此等弊病。」

《廣東戒煙新小說》印行於一九零二年，除小說外，還有偵探小說、社會小說和粵謳、詩詞等雜詠。記得第八期有篇仿《陋室



■雜誌內之戒煙丸廣告。

作者提供

銘》的戒煙銘：

「煙不在高，有油則明；斗不在大，過穩則靈。斯是煙室，惟煙氣馨。煙痕竊手黑，灰色透皮青。談笑有懶佬，往來皆煙精。可以供夜話，講煙經；笑燃灰之人妙，怪吹笛而無聲。長眠鶯粟國，日臥芙蓉城。煙人云：何戒之有！」

作者署雪炭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按語云：「陋室銘而仿為煙室銘者，不下千百。」何見「陋室」與「煙室」掛上了鉤，詩人墨客，莫不爭相創作，以告誡煙精，從速斬斷煙癮。這期有《領煙牌賦》，即是要食鴉片者，當局明令要申領牌照，可是有等煙精，卻甘願做廢人：

「雖然，煙界恐慌，飛散魂魄，風潮劇烈，激刺腦筋，幾次朝旨煌煌，勸人速戒，一任眾言侃侃，惟我不聞。若要領牌，極容易事，祇防吊引，有氣難伸。最笨者，買煙丸之某某某，破煙槍之陳鐵軍，任此等轉意回心，是皆笨仔。我自領牌影相，去做廢人。」文中的「吊引」，即「吊癮」。這等「廢人」，明知「鴉片之毒」，「此般廢業失時，明知非計，如此醉生夢死，懶惰自甘」，所以自號「煙仙」，「儼如市井神仙」。這是作者之反話，是「諷刺之文」，雜誌之宗旨，乃是「所以望你地各位死心貼地去戒，將來煙劫淨盡，國富民強，個陣時都重邊有人看我小我地中國。」

雜誌雖極力宣揚「戒煙丸」，目的當是牟利，但文章之苦口婆心，卻是昭昭可見。「食完又食似扒沙，如此饑荒志不差；此後減些丸頂引，堅心戒脫免人蝦」。「頂引」即「頂癮」。此見<戒煙留醫院雜詠>之一，當年清國上上下下如此多煙精，豈能不敗國！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慈菇掟・心肝掟・蜜糖醒・金筍籬

母：我哋梁家九代單傳得呢粒「孺仔」，等到「眼眉毛都長」埋家嫂先至「掙」咗佢「慈菇姑」出嚟，都總算家山有嘅嘯！而家睇見B仔眼仔碌碌，我就好肉緊，而得一啖食咗佢落肚！

父：佢係你「心肝校」嚟㗎嗎，你捨得㗎嘛！

母：講下啫，「掙下都當你偷薑」呀！

大女：點只「心肝校」，仲係「蜜糖醒」㗎！

一女：阿媽，怪唔之得你見到佢搭晒糖咁㗎！

三女：B仔真係我哋呢班姨妈姑爹心目中嘅「金筍籬」呀！

幼子：你哋「錫」𦉳個心度好啱，「錫」到咁揚，大吃就好難教㗎嘛！

母：教唔到等阿編教，你哋六個我都係咁教㗎喇！

大女：阿媽，你以前就係教唔聽就「打」！搵！

二女：阿媽，你而家就係教唔聽就「錫」！仲搵！

母：你兩個衰女，一唱一和，係咪玩呀呀？

父：伯爺婆，佢哋冇話錯你㗎，總之畀你教就衰多幾錢重喇！

母：死老野，唔幫我不特只，仲踩埋我一份，今晚唔畀你入房喇！

幼子：老豆都係講實話㗎！

三女：老豆，我得你！

四女：老豆，我同大姐拜豬，讓將張過你！

母：你班友梗係想殺死老母搵山拜定㗎！

五女：應該聽細佬話，啲臘仔真係唔嘅得㗎！

母：知嗎，怕咗你班大帝先至怕來責！

「茨菰」，亦作「慈姑」，俗寫「慈菇」，是一種可供食用的地下球莖。「掟」，借字，音「丁1-3」，本字是「蒂（音帝）」，花或瓜果跟枝莖相連的部分。

由於「掟」的外形近似男嬰的生殖器官，因此如有人說家中有個「慈菇姑」，就是指「有後」，即有人繼後香燈了。

「心」、「肝」是「五臟」中的兩臟。「心肝」並非「心」加「肝」，而是借「心」與「肝」這兩個人體中的重要器官比喻所鍾愛之人，尤指那些備受溺愛的孩子；亦作「心肝兒」、「心肝寶貝」、「心肝寶貝兒」。

「蒂」可引申為末尾，再借喻極端，那「心肝掟」就是指摯愛的子女，亦作「心肝命掟」。

「埕」，讀「呈/情」，指小口盛酒的器皿；「醒」，也讀「呈」，指喝醉了神志不清的狀態。因此，「蜜糖埕」才是正寫，「蜜糖醒」充其量是個俗寫。

「蜜糖醒」指裝蜜糖的容器，比喻見之猶見蜜糖，即擁有那份甜蜜、快樂的感覺。有人亦以此比喻那些被疼愛的子女。

有人叫心肝寶貝做「金波蘿」，其中「籬」讀「籬4-1」。至於其正寫，探討如下：



「筍」，讀「頗」；「筍籬」是一種用篾條編織成的盛器。看來以「金筍籬」作為父母的心肝寶貝說不通，可這是最常見的寫法。

「叵」，讀「頗」；「叵羅」是古代一種口敞底淺的酒杯。有人便以珍貴的「金叵羅」比喻自己最重視的孩子。一般認為，這就是正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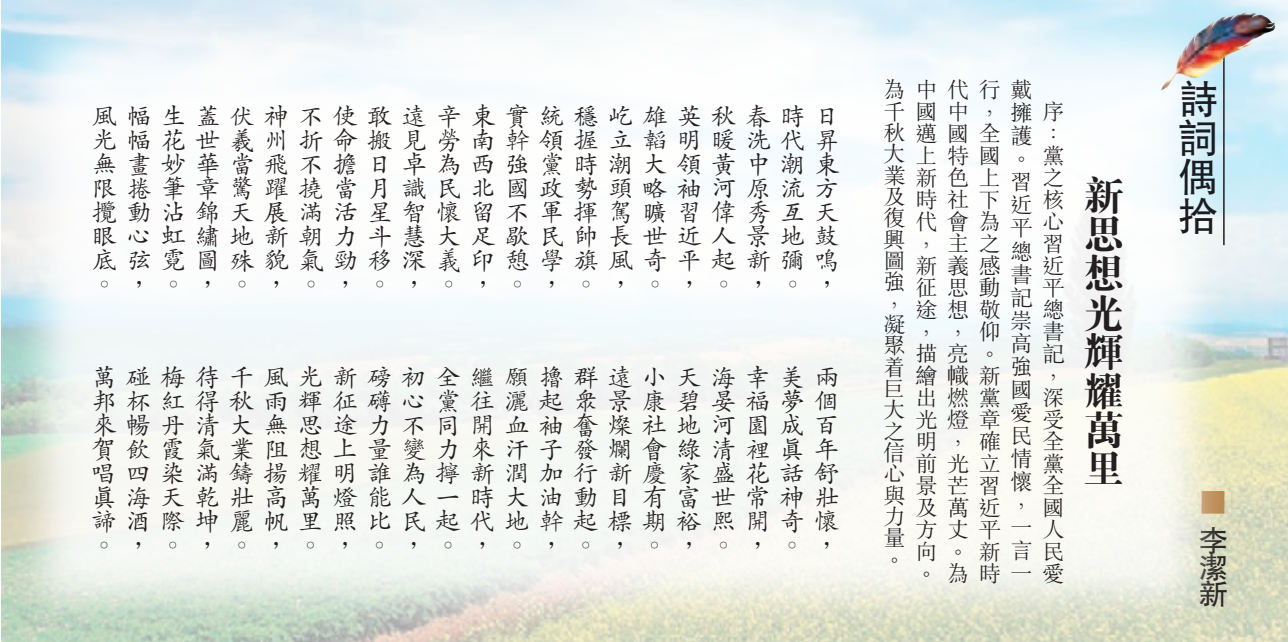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認為這個詞應是個暗語——「波蘿」，亦稱「波羅」，別稱「鳳梨」；而「鳳梨」是「奉你」的諧音。試想如不是「錫到爛」又怎會「金奉你」呢，所以什麼「金筍籬」、「金叵羅」都不是正寫，「金波蘿」或「金波羅」才是！

這一代的孩子大都是家中的「金筍籬」！須知家長一味遷就、悉心保護、刻意安排，無疑只會令孩子養成「公主病」、「王子症」。在溫室長大的孩子，多經不起考驗、不能面對現實、抗逆力欠奉，無怪一遇有挫折，就有「輕生」之念。是故，父母須在疼愛的基礎上懂得落墨，否則「愛變成害」，始料不及罷。

今期的俗語是一個80後有為的女律師與筆者在言談間所提出的。她對這些不屬於她年代的俗語有所關注，實屬可貴；那筆者就在眾多候隊的粵語中抽出這幾個先行述說，以示鼓勵；亦由中希望她當日那股熱誠「然後還有然後」。

- 「孺仔」指幼子，其中「孺」讀「拉」。
- 人老了，眼眉毛會長長。「眼眉毛長」借指等待的時間很長。
- 「掙」，粵方言用字，讀「dan3/蔓2-3」，指往下的動作，借指誕下。
- 「偷薑」是將「偷搶」諧音化。這裡指對某人極其保護，不容許任何人觸碰。
- 廣東人對「錫」這個字，除指「疼惜」外，還補充了「叻」這個含義。有人認為「錫」的本字是「惜」。查「惜」的普通話讀音(xì)與「錫」的口語讀音(sék3)頗相近，且與「惜」最近。
- 「爛」，讀「lung1/nueng1」，指東西燒焦了。有「爛」味時，人人都「聞」得到。「錫到爛」就是鍾愛之深，人盡皆知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

豆瓣閒話

荷蘭作家房龍(HendrikWillemVan-Loon)有一本名著《與世界偉人共進晚餐》，以一種很具創意的方式書寫歷史。作者通過虛構的場景，生動入微的細節描寫，令孔子、柏拉圖、伊拉斯謨、蒙田、貝多芬等人穿越歷史，成為他的座上賓客，與自己共進晚餐；並且通過這些風雲人物的生平故事，巧妙反映出不同歷史時空裡的人間面貌以及人生悲喜劇。

無獨有偶，清人張潮也在《幽夢影》裡表達過同樣的想法：「我不知我之前生當春秋之季，曾一識西施否；當典午之時，曾一看衛玠否；當義熙之世，曾一醉淵明否；當天寶之代，曾一睹太真否；當元豐之朝，曾一晤東坡否。」張潮以極其浪漫的奇想，表示想與西施、衛玠、陶潛、楊玉環、蘇軾數人推杯換盞，酬唱應和，於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穿梭往來，共享精緻生活的秘密。

閒暇無事之際，我也想過這個問題。如果讓我選擇，上馬橫槊、下馬賦詩的曹操，是我想要共餐的人之一。少時受《三國演義》影響，對曹操讚得很深，認為他心懷奸詐，行事狡猾，實為奸人之雄。尤其是楊修觸怒曹操被殺，曹操還寫信給其父楊彪，說楊修「恃豪父之勢，每不與吾同懷，將延足下專門大墨」。數落楊彪為漢宗臣卻對兒子疏於管教，令其恃才放曠，未來可能導致其一家人受

連累。我也曾認為是欲加之罪、何患無辭，是他仗着手中權力為所欲為。

後來看《容齋隨筆》，提到曹操見楊彪，問他怎這麼瘦。楊彪答說：「愧無日磾先見之明，猶懷老牛舐犢之愛。」自責沒有金日磾殺子的先見之明，卻又無法遏制思念兒子的慈父之心，故而消瘦。曹操聽了為之動容，對楊彪更為敬重。曹操的下夫人也給楊修的母親袁夫人寫信：「賢郎有蓋世文才，闔門欽敬。明公性急，輒行軍法。」並賜許多財帛表示慰問。我才知道，曹操是個公私分明的人，與這樣的人共餐，大家會有明確的邊際感，可以免得很多虛文客套，不必戴着面具說話。

另一個我想要共餐的是晉人孫楚。他與王濟友善，二人傾心相交，名於當世。但王濟早逝，葬禮上，當時名士全都到場弔唁，來得稍晚的孫楚悲慟大哭，對着靈床說：「卿生前最喜歡聽我學驢叫，現我為卿作。」於是當着所有賓客的面學驢叫，惟妙惟肖，惹得眾人哄堂大笑，孫楚卻昂着頭鄙夷地說：「上天真是不公平，讓你們這些人活着，卻讓這人死了！」每次讀《世說新語》這一段，都會對孫楚的真性情心慕不已。能與這種純粹的人交友共餐，也是一種修行。

當然，能與性情灑脫的王徽之共餐，也非常令人嚮往。《王子猷雪夜訪戴》乘興而來、盡興而歸的典故，

幾乎無人不知。但是，更能彰顯王徽之縱情放任、不拘形跡个性的事跡，是他與桓伊的會面。王徽之素聞桓伊擅長吹笛，兩人卻沒見過面。有一天王徽之乘船，正巧桓伊乘車從岸上經過，有人提醒王徽之，說這就是桓伊。王徽之於是讓人上岸通報，請桓伊為自己吹奏一曲。桓伊也聽說過王徽之的大名，遂下車在岸邊擺開胡床而坐，連吹三支曲子，吹完即起身上車離去，雙方不交一言。雖然我與王徽之的身份地位，以及人生的感悟都不相同，但對待世界和自然的心是一樣的，只要大家都追求優雅的生活，餐桌上就不難找到共同語言。

只有三蕉葉杯酒量的蘇軾，則是最合乎我心意的食友，就連對食物的嗜好也相差不多，「爛蒸同州羊羔，灌以杏酪香醪，薦以蒸子鵝，吳興庖人析松江鱸。既飽，以廬山玉簾羹，烹曾坑品茶」。而且作為一個美食家，蘇軾得意時，既能「金齏玉脍飯炊雪」，失意時，一撮鹽，一碟蘿蔔，一碗飯，也照樣能吃得津津有味，「日享三白，食之甚美」。或許對於他來說，從飲食中獲得的感受，已不再是單純的口腹享受，而是轉化成為了一種人生的哲理反思。與之共餐一席，定當受益匪淺。

漫長的中國歷史當中，我所仰慕的其實不止這幾人，只是他們尤為突出和令我思慕，舉之即可能概其餘。